



#1

对漆艺的再挖掘 The Further Excavation of Lacquer Art

陈荣旭 Chen Rongxu

1
陈荣旭
井之红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入选作品
2019

2
陈荣旭
井(细节)
漆器
2015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FA

摘要：陈荣旭在多年漆艺创作历程中推陈出新，他享受大体量艺术创作的酣畅淋漓，沉醉于漆艺创作过程中材料的稚拙与纯粹。他从传统漆艺出发，在打破器皿限制、突破材料界限、寻求观念突破的同时，也坚持回归传统、挖掘传统技艺文化中的深层次内涵。他循序渐进、由浅入深，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创作方法论。

关键词：漆艺，漆器，制胎

Abstract: Chen Rongxu has been keeping innovating in lacquer art creation for years. He indulges himself in creating large-scale art works, immersing in the immature beauty and purity of materials. Starting with traditional lacquer art, he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vessels, gets rid of restrictions of materials, and pursues the breakthrough of ideas. Meanwhile, he also insists on going back to tradition, digging out deep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skills. Thus, Chen Rongxu has formed his own creative methodology step by step.

Keywords: lacquer art, lacquer, mould-making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你于2011年进入川美工艺系漆艺专业学习，之后研究生阶段加入朱小禾教授的单义艺术工作室，中间身份的转变给你的创作带来了一些怎样的改变？

陈荣旭(以下简称“陈”)：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转变，应该是一种深入。我本科的时候就是朱老师的学生，但是对于他的艺术理念一知半解。当时我对纯艺、当代艺术方面的创作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主要了解的是漆的工艺。读研的时候我加入到朱小禾老师的单义工作室，在工作室里，没有创作材料的限制，我可以关注其他人的想法、创作，并受到朱小禾老师的指导，让我对艺术观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当：单义艺术工作室的哪些创作理念对你产生了启发？

陈：单义艺术比较讲究对方法论和艺术本体论的探讨。在我大四上学期做漆器的时候，朱老师让我不要刻意保持漆器颜色的美观，而要关注程序问题。当时我对此尚未了解，后面才慢慢理解了程序、运作、编排工艺等在其他地方没有学到的东西。我开始不讲颜色、形式、结构，而着眼于观念。这其中的观念包含意识形态的观念、运作的观念等，与通常学院派的教学截然不同。

当：你认为漆这个创作媒介的特点是什么？你进行漆艺创作的过程中常遇到哪些困难与挑战？

陈：我学漆有很多年了，我认为漆艺的特点是轻媒介。客观来说，它的创作很麻烦，有各方面的限制：一、材料昂贵、成本高；二、创作很慢，花费时间长，要一层一层慢慢做；三、颜色很难掌握，很难调节，不同的温度、湿度呈现出的效果也不同；四、容易让人产生生理上的过敏反应。如果创作者没有一定的经验很难掌握漆艺，规模很大的创作更加困难。不过我认为，在当代艺术领域，漆艺依旧是块处女地。在国内，很多人做漆都专注于传统，考究工艺，被工艺局限了观念。而在当代艺术领域，很多人对漆艺难以入手，所以选取这一媒介的人很少。漆艺在当代艺术领域可创作的空间还很广阔。

当：从漆艺的技术和文化两方面，你如



#2

如何看待传统漆艺和当代漆艺之间的关系？

陈：我并不觉得中国传统漆艺不好，相反我对此很钟爱。很多人没能挖掘出传统漆艺的内涵，只是在内容、符号上来挖掘传统，这是很浅显的。传统是一个整体，是整个生命流的东西，而非非流于表面。我喜欢用工艺去思考工艺，去思考方法论层面的东西。像榫卯、缙丝、夯土等传统的民间技艺植根于乡土，往往被人忽视，但我觉得这些是很有价值的，不应该局限于它们的符号本身，而需要用心去挖掘。

当：你在2019年创作的入选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的作品《井之红》在形式上源于2015年创作的《井》和2016年的《井之黑》，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所呈现的从母题到形式上的延续性？你是怎样思考这一系列作品的？

陈：我觉得“井”这个母题之前做得还不够好，没有充分地实现我的想法。我想通过“井”系列体现漆器创作的过程性，从第一件作品《井》开始，我意于探讨漆器制胎工艺内部的“裱布刮灰”，不断地重复“裱布刮灰”这个程序。我的想法很简单，这一层一层的“裱布刮灰”工艺很费劲，最后都将被髹的漆覆盖住，我认为应该将其从漆器的创作过程中脱离并展现出来，“井”相当于给漆器“打个洞”。为了做到极限，我一直重复“裱布刮灰”的流程，想让漆器的每

个层次都更清晰。之后我想在之前40厘米尺寸的小漆器的基础上，做更大体量的漆器，这样会更过瘾。

当：你怎样运用“漆”来表达观念？

陈：我现在希望自己的创作不局限于“漆”这一材料。刚开始我用的是“漆灰”，现在逐渐扩展到其他的材料。我对平整光亮的材料不太感兴趣，而对制作漆器过程中体现的“糙”感兴趣，我觉得有更多的可能性。之前我比较关注做胎用的“漆灰”，而形式上还在进行各种尝试。

当：你加入川美艺术家驻留计划之后对于绘画创作有哪些思考？之后有怎样的计划和方向？

陈：我觉得驻留计划对我来说是一种解放，在这期间可以大胆尝试更多的媒介、形式、方法。我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一直觉得被制约着，局限于“漆”这一个材料。“漆”材料的昂贵和创作过程的复杂对艺术创作有一定的限制。我喜欢大体量有厚重感的东西，需要运用大量的媒介来达到目的。我认为我在观念上进入了当代艺术领域，没有太多的顾忌，不断往前摸索。我之前的作品器皿偏多，在驻留这段时间我打算进行大量绘画上的尝试，不断地创作，不断地做事。